

續  
後  
漢  
書  
一  
一







續後漢書

(一)

郝經撰

#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四

## 列傳第五十一

吳臣

張昭子承弟子奮張紘子元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傳。博覽衆書。與瑯琊趙昱東海王朗友善。俱有名。時舉孝廉不就。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爲舊君諱。論者互有異同。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以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爲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議行事。義高辭麗。甚可羨嘉。愚意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尙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大恃。謹案。志注作天恃。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元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祖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原注。鄭元注。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王父。原注。曲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況乃古君五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魯人嘉之也。原注案。春秋初。邾儀父稱字。其後從齊桓公會盟始稱爵曰子。孔子嘉季友故特書字。皆非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爲

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爲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爲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藩也。過辭在前。悔其可追。州里材士。陳琳等皆稱善之。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爲輕。已遂見拘執。昱等傾身營救。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遂南渡江。孫策定江東。以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待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昭遂率羣僚立權。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勛業也。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原注。裴松之曰。按禮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鄭元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禽不師。蓋謂此也。況今天下鼎沸。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爲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郡。中外將校。各令奉職。然後衆心知有所歸。昭復爲權長史。時天下分裂。在所擅命。策蒞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傾隕。士民狼狽。頗有異同。昭輔權。綏撫百姓。知有生賴。諸侯

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畱昭鎮守。領幕府事。黃巾賊復起。昭討平之。權出合肥。命昭別討匡

奇。原注。吳書作琦。按權遣兵圍陳登於匡奇。別無匡琦也。又督諸將攻破豫章賊帥周鳳等於南城。自是希復將領。謹案。將領與監本陳志合。今志作將帥。

常在左右爲謀畫。進退將吏。賞罰功罪。禮遇甚重。曹操取荊州。順流東下。昭勸權迎操。權不從。遂破操於

赤壁。昭欲權終事漢。非附操也。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突前攀持馬

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馭英雄。驅策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

乎。有如蹉跌。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爲方目。間不置

蓋。一人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爲樂。昭雖諫諍。常笑而不答。章武元

年。魏遣使者邢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

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卽遽下車。拜昭綏遠將軍。封由拳侯。昭與孫紹、滕允、鄭禮等。謹案。陳志孫權傳紹作邵。

禮作札。采周漢典禮。譔定朝儀。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

當止爾。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爾。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

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

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謹案。通鑑作願丞相事。

願。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稱尊號。大會百僚。歸功周瑜。昭舉笏

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譽亮直。有大臣節。權雖推重。所以終不相昭者。蓋以昔駁周瑜魯肅等議爲非也。

原注。裴松之曰。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遘。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材略足

輔。是以盡誠匡弼。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荆鄧。大定之機。在于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爲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爲戰國之弊哉。雖無功于孫氏。有大當于天下矣。昔竇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況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然則昭爲人謀。豈不忠且正乎。

於是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

峻。寧念小時所誦書不。峻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

爲知所重。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嘗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而羣臣莫能拒

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

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

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

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往遼東拜淵

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

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按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朕。出宮則拜君。朕之敬君亦爲至矣。

而數於衆中折朕。朕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

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泣涕橫流。權擲刀於地。與昭對泣。然卒遺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

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

然後朝會。原注。習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懟之有。且秦穆遠

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錄。孤偃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

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爲人臣。不度權德。匡其後失。夙夜罪懈。以延來譽。乃追忿不

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昭志存漢室。權之僭號。皆所不與。身受付託。不用其言。逞其狂

悖。投萬衆於海壖。則橫固無面目以見昭。與權君臣之義已絕矣。習氏乃責昭以不臣。過矣。詳案

。權稱尊號。昭欲褒贊功德。不得謂其不與。且身仕吳廷。何得謂君臣之義已絕。此駁習氏之論非是。年八十一。嘉禾

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朕與張公言。不敢

妄也。舉國憚之。稱爲仲父。其文辭蘊藉典雅。中州人士甚推重之。劉表嘗自作書欲與孫策。以示禰衡。衡

蚩之曰。如是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之乎。衡負材蔑物。獨稱昭若此。原注。典略。如正平

。雖然猶自蘊藉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於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會稽。初昭佐策及權。欲平定江淮。以輔漢室。卒之

三方鼎裂。委質偏霸。非其志也。故常迂權。竟不當國。忠直之氣。老而益篤焉。謹案。昭之始末。具見陳志本傳。初無輔漢之意。其忤孫權謂之忠

吳則可。謂之志存漢室則非也。郝書取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  
步騭、嚴峻相友善。權爲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爲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爲濡須  
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爲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



童幼後並爲國士。款爲衛尉。景至豫章太守。

原注。吳錄。款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貞顯於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留侯。二子條。機。條。孫皓時位至尚書令。太子少傅。

機爲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

諸葛恪年少時。衆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

庶幾之流。無不在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諡曰定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欲爲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

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爲婚。

原注。裴松之曰。按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計承年小瑾四歲爾。

生女。權爲子和納之。權數令和修敬於承。

執子婿禮。震諸葛恪誅時亦死。昭弟子奮年二十。造攻城大攻車。爲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尙少。何爲

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

原注。禮記戰於郎。公叔馮人與其鄰童汪。踣往皆死焉。魯人欲勿

不亦可乎。子奇事見前注。

奮實不才爾。於年不爲少也。遂領兵爲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樂鄉侯卒。休有傳謹案

陳志張休附昭傳後。此別入死虛傳。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游學京師。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尙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閻受韓詩。禮記。左氏

春秋。還本郡。舉茂才。大將軍何進。太尉朱雋。司空荀爽。三府辟爲掾。皆不就。孫策在江都時。紘有喪。策數

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豪傑各擁衆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

董卓。功業未遂。爲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

據吳會。報讐雪恥。爲朝廷外藩。君以爲何如。紘答曰。紘既素空劣。方居衰經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

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俾副高山之望哉。若微志得展。血讐得報。皆

君之助也。因涕泣橫流。絃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乃曰。昔周道淩夷。齊晉並興。王室以寧。諸侯供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讐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當與君俱南濟也。策曰。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付君。策既定。江東表絃爲正議校尉。與張昭並參謀議。策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自爲州牧。不欲令絃從策。追舉茂才。移書令策遣絃。絃惡布反覆。恥爲之屈。策亦重惜絃。欲以自輔。答記不遣。曰。海產明珠。在所爲寶。楚雖有材。晉實用之。英偉之士。所遊見珍。何必本州哉。從討丹陽。策身臨行陳。絃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絃奉章至許。曹操留爲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原注。吳書。絃至。與在朝公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王室。時曹公爲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絃爲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絃爲九江太守。絃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固辭。操聞策卒。欲因喪伐吳。絃諫以爲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從其言。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絃輔權內附。出爲會稽東部都尉。權初統業。春秋鼎盛。太夫人吳氏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屬絃以輔助之義。絃思惟補察。每有密計及章表書計與四方交結。常與張昭草創。譟作。絃以破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彰其美。既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誠識孤家門也。遣絃之部。或以絃本受北任。恐有異志。權不聽。初瑯琊趙昱爲廣陵太守。察絃孝

廉昱後爲笮融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在東部，遣主簿至瑯琊設祭，并求親戚爲之置後。以書屬瑯琊相臧宜，宜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權通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孔融遺紘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原注：漢書·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放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放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叔孫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爲愁歎爾。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權以紘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厚自揖讓，每從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規諷。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云後權以紘爲長史，從攻合肥，城久不拔。紘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其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彼并命死戰，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數至，圍下挑戰。權率輕騎將往突之。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擐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助。然而貴於時動，而後爲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遂不行。紘建計請都秣陵，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地勢岡阜，連帶石

頭。訪問父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望氣者謂金陵地形有王者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

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昭烈宿於秣陵。周觀地勢。亦勸權都之。權曰。

智者意同。遂都焉。原注。獻帝春秋。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卽有警急。赴救爲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

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裴松之曰。秣陵之與蕪湖。道里所校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闕徐州。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爲虛錯。而云令還吳迎家道

病卒。時年六十。臨困授子靖。賤曰。自古有國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

臣賢佐。諳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爾。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

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原注。周禮太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一曰爵以取其貴。二曰祿以取其富。三曰予以取其幸。四曰置以取其行。五曰生以取其福。六曰奪以取其貧。七曰廢以取其罪。八曰誅以取其過。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

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夔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序。其所由來。情

亂之也。故明君寤寐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

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權省書流涕。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初紘在吳。見柑櫛枕。愛其文采。爲作

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

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談。非其實也。今景興在

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嘗與孔融書。自書之。融遺紘書

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子元清介有高行。官至南郡太守。尚書。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紘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元子尚。有傳。謹案。陳志。張尚附紘傳後。此別入死處傳。議曰。國之將興。必有佐命之臣。以建不拔之基焉。孫氏之有張昭近之矣。昭以碩儒元老。顧受遺託。忠。彊。諫。有不可犯之色。與不可奪之節。汲黯蕭望之之流也。雖以嚴見憚。終于疏外。而耆德峻望。殷勤敵。增重江表。足以揭桓王之美。明大帝之盛業也。使諫行言聽。有吳功烈。豈止是哉。其勸權迎操。志存漢室。以王道爲度。初不事夫偏霸也。此昭之所以爲昭。豈淺淺功利之徒所能識哉。謹案。赤壁之戰。諸葛亮周瑜失計。經乃謂其志存漢室。以王道爲度。未免立議之偏。孫策以孤童見紘。言議慷慨。紘卽許以桓文之事。而委質焉。則亦昭烈孔明之舉也。雖其忠直高壯不逮於昭。而文理意思。繾綣縝密。贊襄孫氏。使中州人士見推。亦昭之亞也。其建計請權都秣陵。屹爲江左京邑。而傳繼六代。有奉春君之識焉。贊曰。中州名流。弛擔江表。逢時啓霸。分辰割曜。把臂挈孤。付託元老。彊直不撓。忠誠矯矯。紘亦時英。潤色吳業。建都定鼎。南紀有截。

#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五

## 列傳第五十二

吳臣

周瑜子九

魯肅子淑

謹案周瑜傳闕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肅魁梧有壯節，喜奇計，知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家富於財，性好施與，乃大散貨貨，標賣田土，以賑窮弊。結豪右，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撞壞之邪。」原注：吳書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疆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疆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爲相逼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雷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

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卒。權尙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騫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卽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權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產。思有桓文之功。君旣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爾。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粗疏。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

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操。昭烈惶懼奔走，欲渡江南。肅往迎之，到當陽長阪，與昭烈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疆固，勸昭烈與權併力。昭烈甚悅。肅見諸葛亮，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昭烈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

原注：裴松之曰：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開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橫之略說權，權乃大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

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舛誤若此，非載述之體也。初昭烈見孔明於隆中，孔明卽言孫氏據有江東，可以爲援。及到夏口，遂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肅之勸昭烈與權協力拒操，適與孔明之言合。則結權并操非肅之本謀也。孔明與肅傳各載之，皆其實事，不可偏廢。於載述之體也不害。卽期譏之，未當。

會權得曹操欲東之間，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爾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將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孤也。

原注：魏書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實欲勸權拒曹公。乃

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井袁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感，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卽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乃遣周瑜助備。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衆，而云獨欲斬肅，非其論也。

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操破走肅，卽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



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輓輪，徵肅始當顯爾。權撫掌大笑。後昭烈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呂範勸權留昭烈，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曹操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假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從之。操聞權以土地業昭烈，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困上疏曰：當今天下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路之日，所言盡矣。原注：江表傳：初瑜疾困，與權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提，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爾。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尙未知終始，此朝土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采，瑜死不朽矣。裴松之曰：案此牋與本傳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耳。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原注：通鑑綱目：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瑜士

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原注：通鑑綱目：漢獻帝建備使關侯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攻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頹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昭烈，昭烈內欲自規，仍僞報拒權。後昭烈西圖璋，留

關侯守荊州。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侯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昭烈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昭烈不承命。權遣呂蒙率衆進取，昭烈聞之，自還公安。遣侯爭三郡，肅住益陽，欲與關

侯會語諸將疑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侯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侯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數責侯以不返三郡侯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阪謹案觀合宋本作觀與此通志亦作觀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荆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爲老將何獲濟侯無以答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爾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侯操刀起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日使之去昭烈遂割湘水爲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原注通鑑綱目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權爲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發哀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方嚴寡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肅禁令必行雖在軍陳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志度宏遠識鑒過人瑜之後肅爲之冠肅遺腹子淑旣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遠到永安中爲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議曰瑜肅磊磊傑器弱冠而有王霸之略鄧仲華之儔也瑜謂操爲漢賊肅乃方之項羽是已有一劉元

德漢室之胄。高光之流。託足無所。瑜必欲去之。肅假之荊州而競奪之。有志於漢。欲爲桓文之事者。若是乎。首止之會。踐土之朝。未之聞也。操安得獨爲漢賊乎。嗚呼。天未忘漢。當其衰亂。羣雄競起。皆欲亡之。以爲己有。是以不得其正焉。表術紹一敗塗地。曹操孫權幸而有成。終爲僭僞。況其臣事之者乎。荀彧佐操。名爲興漢。其實經營篡代爲魏也。周瑜魯肅決策拒操。稱爲漢賊。其實割據江東以爲吳也。惟昭烈君臣。百折存漢。卒得其統。三國人才。孔明爲不可及也。若彧瑜諸子。一時智計之士。語大義則未也。且赤壁之捷。操以全力奔北。狼藉乘勝長驅。則無所逃命。招定中原。漢未必亡。乃遽足厭。垂涎荆土。甘爲三分。天下可爭而不爭。荊州不可爭而遽爭。有一天下之幾而不爲。惜哉。

贊曰。天傾柱折。斗牛構屯。江海會同。再開乾坤。公瑾子敬。定交軍門。情親義合。遂成君臣。烏林燒操。江壁生紅。取威定霸。千載雋功。奄有荆吳。遂帝江東。分漢敵魏。吳臣之宗。

#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六

## 列傳第五十三

吳臣

呂蒙 陸遜

謹案呂蒙傳今闕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祖紆。謹案。陳志注作祖紆。城門校尉。父駿。九江都尉。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爲之綱紀門戶。孫權爲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爲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原注。陸氏祠堂像贊曰。海昌。今鹽官縣也。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久爲民害。遜召兵討治。突入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碁峙。豺狼闕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

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權。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侯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彼矜其驍氣。陵轢于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謹案。今志作得務。通志及宋本陳志俱作但務。與此合。北進。未嫌于我有相聞病。謹案。今志作兼相聞病。通志作有相。與此合。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謹案。陳志作共見至尊。通志作下見。與此合。宜好爲計。蒙曰。彼素勇猛。既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彼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關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尙茲。前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闕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關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

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漢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漢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卽破晏等。生獲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謹案今志作艾布。毛本作文布。與此合。通志亦作文。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脫走。漢以爲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原注。吳書曰。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爲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懷懼。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昭烈率衆討權。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昭烈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爲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于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原注。吳書曰。諸將並欲迎擊備。遜以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地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于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昭烈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

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捐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  
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  
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  
以爲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  
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阻。計不復生。  
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  
火攻拔之。遂並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  
逼請降。昭烈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昭烈因夜遁。驛人自擔燒  
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昭烈大慙。悲曰。吾乃爲  
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初。孫桓別攻漢前鋒於夷道。爲漢所圍。求救于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  
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  
施。謹案。今志作才略。宋本作方略。與此合。通志亦作方略。昭烈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  
禦漢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  
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

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破漢兵。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驚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卽改封江陵侯。又昭烈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擒。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昭烈聞魏軍果出。三方受敵。書與遜曰。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夷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昭烈尋崩于永安。末帝卽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末帝及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五年。遜陳便宜。勸權施德。緩刑。寬賦息調。納忠讜之言。察興利之臣。權嘉納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謹案。今陳志作孫。勸諷。誤。考周魴爲鄱陽太守。誘曹休原注。陸機爲。事詳本傳。通志作周魴。與此合。誘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休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吳錄曰。假遜黃鉞。吳主親執鞭以見之。休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



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尙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卽時毀撤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宏規。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朱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爾。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飢寒。臣恐以爲宜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遣將襲夷州。得不補失。

及公孫淵背盟。權欲討之。遜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烏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踴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關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彊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關。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曜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于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憂。得專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定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噤不得開。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

原注。臣松之以爲遜慮孫權以遜退。魏得專力于己。既能張拓。

形勢。使敵不敢犯。方舟順流。無復怵惕矣。何爲潛復遣諸將奄襲小縣。致令市人駭奔。自相傷害。俘虜千人。未足誇魏。徒使無辜之民。橫罹荼酷。與諸葛涓濱之師。何其殊哉。用兵之道既違。失律之凶宜應。其祚無三世。及孫而滅。豈此之餘殃哉。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卽給衣糧。厚加

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原注。臣松之以爲此無異殘林覆巢。而全其遺骸。曲惠小仁。何補大虐。江夏功曹趙濯。弋陽

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並帥支黨來附。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遠原注。音錄。式。兼領兵馬。

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卽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

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

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原注。臣松之以爲邊將爲害。蓋其常事。使遜式得罪。代者

小詐哉。以斯爲美。又所不取。六年。中郎將周祗乞于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

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遠等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遠爲寇。遜自聞。輒討。卽破

遠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

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玄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原注。吳歷稱云。謝玄才辨有計術。

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爲本。強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強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

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效。亦爲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

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運。王塗未一。姦宄充路。

夙夜戰懼。不遑鑿寐。惟君天資聰睿。明德顯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尙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之。今以君爲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傳常授印綬。君其懋昭明德。修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總司三事。以訓羣寮。可不敬與。君其勸之。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與琮書曰。卿不師日碑。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義。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諡遜曰昭侯。議曰。雲長萬人之敵。而呂蒙襲取。昭烈一世之雄。而陸遜摧破。漢之義師。不復東征。祇保梁益。吳遂蹈跨荆揚。操不可圖。丕乃禪代。曹氏遂有中國。而天下三分。殆非人謀。亦天意也。蒙好謀能斷。軍旅之間。折節

問學。終於文武備足。有國士之風。遜一旦爲大帥。能昭果毅。使諸將聽服。獨當一面。遂成雋功。非有過人之材。能若是乎。至於忠誠懇至。憂國忘身。庶幾社稷之臣。遜死而冢嗣遂廢。貽禍於後。蒙責齋恨。不瞑九泉。權真負遜也哉。

贊曰。子明識斷。駿駿逾敏。學問略奇。足繼公瑾。伯言靜鷲。卻敵安疆。虎臥國門。威深大江。

#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七

## 列傳第五十四

吳臣

孫邵 顧雍子邵 邵子譚 承 雍孫榮

步騭 子闡 周昭 諸葛瑾 少子融

孫邵字長緒北海人也。偉風儀，長八尺，爲孔融功曹，融稱之曰廊廟才也。從劉繇于江東，繇沒，遂從孫策及權統事，數陳便宜，以爲應納貢聘，權卽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權初置丞相，以邵爲之，兼威遠將軍，封陽羨侯，爲張溫暨豔所奏舉，邵辭位請罪，權令復職。四年卒。謹案：孫權傳云：四年五月，丞相孫邵卒。年六十三。原注：志林：吳之創基，邵爲首相，史無其傳，竊嘗怪之。嘗問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推其名三位，自應立傳。項峻吳孚時已有注記。此云與張惠恕不能，後章氏作史，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

謹案顧雍傳闕，止存附傳族人悌、殷禮二篇。

悌，雍族人，字子通，以孝友廉正聞于鄉黨。年十五爲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備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內行尤謹，待其妻如賓。夜歸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帶加襲，趣令妻還。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悌每得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

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問至。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爲作布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強令悌釋服。雖以公議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槨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悌四子彥、禮、謙、祕。晉交州刺史。祕子衆。尙書僕射。殷禮。謹按志孫權傳注作殷札。誤。考張溫順雍傳俱作禮。與此書合。字德嗣。幼有令聞。潛識過人。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爲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漢。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零陵太守。赤烏四年。權使全琮略淮南。諸葛恪攻六安。朱然圍樊。諸葛瑾取相中。禮言于權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莅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荆揚之地。舉彊羸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取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于受敵。長安以西。務對漢軍。許雒之衆。勢必分離。犄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于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策之善也。權弗能用。禮卒。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爲吳偏將軍。統部曲。城夏口。入晉爲蒼梧太守。少子祐。字慶元。吳郡太守。

謹案步騭傳闕。止存附傳李肅一篇。

李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時服其精鑒。

權擢掌選舉。號稱得才。求出補吏。爲桂陽太守。吏民悅服。徵爲卿。會卒。

諸葛瑾字子瑜。漢丞相亮之兄也。原注。吳書。其先葛氏本鄆郡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爲氏。裴松之曰。風俗通。葛嬰爲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

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此與吳書所說不同。瑾少聰敏。游學京師。治毛詩。尙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後事繼母。皆以孝稱。靈

帝末年。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婿曲阿宏咨見而異之。薦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爲權長史。轉

中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通好昭烈。與其弟亮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

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

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

權前爲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遙往。付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

耶。權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爲之言。權忿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

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來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

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令模孤負恩惠。自蹈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爲君

赦之。後從攻忠義。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昭烈征權。權求和。瑾與昭烈牋曰。

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羣臣以吳王侵取此州。謹案。羣臣陳志作議臣。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

小。未畱意于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



于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于反掌。

原注

裴松之曰：劉后以庸蜀爲關河，荆楚爲維翰，關羽揚兵沔漢，志陵上國，雖臣主定禍，功未可必。要爲威聲遠震，有其經略。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爲翦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孫漢之規，于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若一體，嗚臆橫虧，憤痛已深。豈此奢閹之書所能迴駐哉。載之于籍，實爲辭義之費。世期之論，明昭烈之心，正孫權之罪，得之矣。其譚瑾奢閹之書不當載，未當也。夫史之所記，所以著邪正，別誠僞。瑾之志欲弭昭烈之怨，蓋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昭烈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孫氏之怨，合二國之好，固非奢閹。載之是已。

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于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

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元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

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于義爲順，何以不畱孔明？孔明若畱，孤當以書解元德，意自隨人爾。子瑜

答孤言：弟亮已失身于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畱，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前得妄言文疏，卽封示子瑜，并手書與之，卽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

外言所得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魏

曹真、夏侯尚等圍朱然于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爲之救援。瑾性宏緩，推道理，任計畫，無應卒倚伏

之術。兵久不解，權甚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瑾進攻浮橋，真等退走。終以全師保境爲功。

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爲諫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

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爲人有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宏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

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惠更深于操時。孤以爲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有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爲酷爾。至于御將。自古少有。丕之于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之不如操。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爾。寧是興隆之漸邪。又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于秉勢後。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笞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爲非爾。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讒並起。更相陷讞。轉成嫌貳。自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爲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原注。裴松之曰。魏明帝當時明主。政自己出。孫權此論。竟爲無徵。而史載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辭。表之微。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瑳瑾。輒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憂戚。初瑾爲大將軍。而弟亮爲漢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封侯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冠蓋三方。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亮。而德行尤

純妻死不復娶。愛妾有子不舉。其敦篤如此。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命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

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融字叔長。生于寵貴。少而驕樂。學爲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

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毘

陵。男女各數萬戶。表病死。權以融代表。後代領父部曲。謹按。志作後代父。謹領。攝融部曲。融字疑衍。吏士親附。疆外無事。秋冬則

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

敵選對。博奕。擲菹。投壺。弓彈。部別類分。肴覈醕茗。閒進迭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

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爲奢綺。孫權卒。徙奮威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

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

而死。三子皆伏誅。先是公安有靈鼃鳴。童謠曰。白鼃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融

被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原注。陳志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共一傳。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賢方直。動不爲己。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

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仗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尙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修志。成庶爲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議曰。權初稱王。依放漢制。置丞相。而用孫邵。及稱尊號。顧雍。陸遜。步騭相繼爲之。皆以德度見器。雍容泰

定。有大臣之風焉。諸葛瑾才猷蘊藉。顯面上將。以功名終。亦其次也。邵譚忠清。梗亮克世。先烈步氏有闡

議曰。權初稱王。依放漢制。置丞相。而用孫邵。及稱尊號。顧雍。陸遜。步騭相繼爲之。皆以德度見器。雍容泰

諸葛氏有恪。家聲墜矣。

贊曰。侃侃相臣。濟威以仁。震霆收聲。澤國生春。元歎德度。沈深穆遠。澄淵以波。龍盤蛟轉。子山純懿。子瑜共肅。贊元將命。共安坤軸。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八

## 列傳第五十五

吳臣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

子修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父操

徐盛

潘璋

丁奉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爲郡吏。有容貌計略。捷給善應對。從孫堅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于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卒。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匹。謹案。五十四。今志訛作五十四。進破烏程。石門。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爲多。策入會稽。以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于潯陽。進攻黃祖于沙羨。還鎮石城。策卒。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攻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爲左右督。破曹操于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

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昭烈。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獲叛者數百人。皆令投火。卽日病癘。百餘日卒。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爲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少孤。嬰丁凶難。有壯志。薪芻餘暇。講習書傳。尤精兵事。初爲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卒。蓋隨策及權。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爲官。不以文吏爲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肉。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救。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潯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強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于撫養。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爲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操于赤壁。建策火攻。乘勝追操。爲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爲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彊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得生。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

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爲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于官。蓋嘗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原注。吳書又圖畫蓋形。四時祭祀。及權稱帝。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謹案目錄此下有韓當傳今闕。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謹案。孫策傳。無襲袁術事。此仍陳志之文。疑有誤。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

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合。

秦狼等爲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涇謹案。涇今志作經。通志作涇。與此合。拘昭陽爲奉邑。賀

齊討黠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黠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于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

濡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母疎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卽敕

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

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于欽。曹操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己。而欽每

稱其善。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祁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強。有膽略器

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忍以蔽賢乎。權嘉之。及攻忠義。欽督軍入河。還道

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昭烈有功。還赴南郡。與

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職。



謹案目錄此下有周泰、陳武、董襲、甘寧四傳，今闕。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茲。

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事，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甘寧射殺之。

謹案陳志云：中流矢死。此據甘

寧傳。

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復命擊山賊。權

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雷攻圍之，刻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

督祭酒，陵轢一座，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

勤因酒凶悖，又于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

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于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攻

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獲船人。還

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于是大獲。權以統爲承烈都尉，與周瑜等

拒破曹操于烏林，遂攻曹仁，遷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

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爲右部督。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

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兵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板。權

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旣御船。

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原注：吳書統創甚。權遂留統于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于權者，以爲梗槩大節，有過于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尙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敕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義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養之宮中，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謹案目錄此下有徐盛傳，今闕。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爲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爲吳大市刺姦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爲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鬪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

半州。權征忠義。璋與朱然斷其走道。到臨沮。住夾口。璋部下司馬馬忠禽之。并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卽分宜都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昭烈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漢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于洲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畢。伺水長當下。尙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爲人粗猛。禁令肅然。好立功。謹按。今志作好立功。此作好立功。語意自明。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二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謹案目錄此下有丁奉傳今闕

議曰。程普諸將皆江表虎臣。屢兵衛主。攻堅軋敵。興王定霸。孫氏兄弟。卒立國建號。諸將之力也。若黃蓋之水戰。而用火攻。能用奇者也。蔣欽之不挾私怨。而舉徐盛。凌統之親賢下士。輕財重義。陳表傾家養士。妻子露立。並有良將之規。甘寧之奢侈。潘璋之不法。權皆容之。許寧報蘇飛之恩。不使統復父操之讎。馭將之術也。丁奉恃功而驕。不容于虐主。宜哉。孫盛曰。孫權養士。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陳

武之妾。請呂蒙之命。育凌統之孤。故仁澤內著。而能屈強荆吳。然三良從穆。秦師以之不征。魏妾既出。杜回以之僂仆。原注。左氏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權杖計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

贊曰。吳將剽輕。殆多譎計。莫肯下人。卒自稱帝。摩創撫孤。動輒流涕。駕馭有術。驅策有方。果保江東。不負桓王。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九

## 列傳第五十六

吳臣

朱治

子才

朱然

子施續

呂範

朱桓

謹案此卷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朱治、呂範、以勳舊重。朱然、朱桓、以膽勇稱。皆隱然敵國。有古來大將之風。施續、沈驚、明略。將領有餘。峻、緄之亂。懼爲魏乘。召漢人使兼并而爲之應。雖卒不行。可謂有撥亂反正之志矣。權謂呂範忠篤亮直。可方吳漢。終以大司馬處之。官人以才而不以舊。所以能成霸業也。

贊曰。天分鼎裂。驚搏狼抗。成霸安疆。式資良將。形勢深阻。江山沈雄。勢常北向。以守爲攻。舟楫是利。武騎無用。矯矯諸臣。功崇信重。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

## 列傳第五十七

吳臣

薛綜子瑀

胡綜徐詳

駱統父俊

陸瑁

是儀

李衡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其先齊孟嘗君封薛。高祖定天下。求其後。得陵國二人。欲封之。兄弟相推。莫適立。去之竹邑。遂以薛氏自國。至綜。世典州郡。爲著姓。綜明經。善屬文。有異才。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召綜爲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至九真。事畢。還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尙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句身。豕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原注。江表傳。費禕聘於吳。陸見葛恪相對嘲難。言及蜀吳。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荷身。豕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本傳不同。裴松之曰。諸書本荷身或作句身。以爲既云橫目。則宜曰句身。

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趾。刺史



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趾任延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爲設媒官使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以降四百餘年頗有士類謹案士類陳志作似類誤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

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趾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體不以爲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爾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觀其好髮髡取爲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搃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爲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不肯起歆猶迫彊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趾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爲隙兵弱敵彊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爲所凌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

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

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尙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氏之變。

謹案。士氏今志作士民。通志作

士氏。與此合。

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

伯之任。旣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尙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爲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知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以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恩。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爲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爲長史。外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尙書遷尙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征討。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按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鈞。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峭。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又加洪流滉漾。有成山之難。

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爾。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敕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誠信。辭藻粲爛。謹案。陳志作文義。信辭。粲爛。無誠字。藻字。權曰。復爲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赤烏三年。徙選曹尙書。五年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茅土之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仍兼選舉。甚爲優重。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雜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翊。孫休時爲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恬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累遷威南將軍。伐交趾。還道病卒。翊弟瑩。字道言。初爲祕府中書郎。孫休卽位。爲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爲左執法。遷選曹尙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

詩曰。惟臣之先。昔仕於漢。奕世綿綿。頗涉臺觀。暨臣父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於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詔命。拯擢泥汙。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榮。珥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實闇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遺類。如何愚允。曾無髣髴。瞻被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愧。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以多盤石。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敍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譔。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譔合。

必襲乎峻之跡。懼墮大皇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爲魁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懷悽爲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皓遂召瑩還爲左國史。頃之。選曹尙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爲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旣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爲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送廣州。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綏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卞。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旣至雒陽。特先見敍爲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大康三年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獻納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爲諂媚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爲第一乎。瑩著書八篇。曰新議。子兼字令長。清素有氣局。歷位二宮丞相長史。元帝時爲丹陽尹。尙書。太子太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云。

原注。吳志。干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

保。危亡之聲。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由以狀對。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畱吳與孫權

共讀書策卒。權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討黃祖。拜鄂長。權爲車騎將軍。召綜還爲書部。與是儀徐  
詳俱典軍國密事。昭烈下白帝討權。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  
部。督戲口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爲斬春太守。去江東數百里。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  
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爲吳王。封綜儀詳皆爲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舉口。謹案舉口與毛本合  
傳。黃龍元年夏。口武昌。並見黃龍。當以夏口爲是。通志亦作夏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  
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  
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  
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  
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猷。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  
度。約而不煩。四靈旣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實使  
之。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闔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  
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輿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權與漢使約中分天下。重申前好。盟載之文。綜所  
作也。爲時所稱。未幾詳綜並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  
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書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

民風塵煙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壤土。不能翫飛。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愧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俊桀。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宏大猷。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於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垂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爾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沖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搆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卽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爲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爲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而誰。此方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爾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

河北承望王師。款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魯

望高子。何足以喻。原注。公羊傳。冬。齊高子來盟。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

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東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

之聲。綿綿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爾。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

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搆譏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實有罪。自當奔赴

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

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遇。未有非之者。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

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己自效。不當徼倖。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

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

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間。

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聲

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撤守。許雒餘兵。衆不

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以羌胡常

以三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爾。此皆



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先究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基。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受納。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聞界上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致破亡。今臣款款。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卽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爲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有口才。曹叡使詐叛入吳。令求廷尉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既至上書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卽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於是。聲名甚盛。車馬雲集。賓客盈堂。蕃遂謀竊發。事覺亡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權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爲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無儔伴。烈士死不足相牽爾。遂閉口而死。權謂普曰。卿前盛稱蕃。又爲之怨望朝廷。使蕃反叛。皆汝之由。普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

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責也。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皆綜所作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爲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原注。吳錄。冲後仕晉尚書郎吳郡太守。徐詳字子明。謹案。吳地記曰。吳主遣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者願濟橫江之津。是踵亡秦而蹶夫差。恐天下之事去矣。太祖大笑曰。徐生無乃逆詐乎。吳郡烏程人。先綜死。

謹案目錄此下有駱統傳。今闕。止存附傳謝淵一篇。

謝淵者字休德。少修德操。躬秉耒耜。舉孝廉。歷官稱職。累遷建武將軍。雖在戎旅。尤垂意人物。統子秀被門庭之謗。衆論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歎曰。公緒早夭。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辨。而被闒昧之謗。望諸夫子。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瑕玷。終爲顯士。淵之力也。謹案。陳志。謝淵在陸遜辨駱秀事。合之耳。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畱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原注。迪孫暉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迪父紘爲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紘領廣陵事。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二男一女。謹案。陸績傳。長子宏。次子觀。此云二男與

續傳合。陳志作一男誤。

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尙書暨監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

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譴。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穎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宏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尙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恍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貆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尙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

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於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謹案

故今志作政。通志作故。與此合。

未宜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優於宗修。惟瑁以爲不然。後果如其言。亦烏二年瑁卒。子喜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爲選曹尙書。

謹案目錄此下有是儀傳今闕

李衡字叔平。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爲武昌部民。聞羊衝有物之鑿。往見之。衝曰。多事之世。尙書劇曹郎才也。時校事郎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愾莫敢言。衝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衝口陳壹姦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日壹被誅。而衝大見顯擢。後爲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爲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衝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衝不從。會休立。衝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爾。先帝相拔過重。旣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于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囚詣獄。表

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休下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射鉤斬祛。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仍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矣。原注。元一統志太史公言江陵千株橘。其人與千戶侯等。蓋謂此也。衡亡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柑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爲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爾。用此何爲。吳末。衡柑橘成。歲得絹數千匹。晉咸康中。其宅址枯樹猶存焉。

謹案此卷議贊闕。